

悬疑长篇



惊悚、颤抖、欲罢不能，一只红色的眼睛在黑暗中漂浮着……

本土原创悬疑小说系列

滴血黑羽，操纵夺命游戏！

一支黑色的羽毛很醒目地站立着，羽翎如浸在水中的头发般随波而动，虽是凌乱不堪，却泛着绿幽幽的光质；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稳住着它一样，不偏亦不倒；思佳真切地看到羽管部位在滴着血！

死劫

秦戈 著
华文出版社

悬疑长篇

惊悚、颤抖、欲罢不能

中漂浮着……

本土原创悬疑小说系列

滴血黑羽，操纵夺命游戏！

一片漆黑的羽毛依旧稳稳地站立着，羽翎如浸在水中的头发般随波而动，虽是凌乱不堪，却泛着绿幽幽的光质；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稳住着它一样，不偏亦不倒；思佳真切地看到羽管部位在滴着血！

死劫

秦戈 著
华文出版社

23432 / 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劫/秦戈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04.4

(本土原创悬疑小说系列)

ISBN 7-5075-1667-9

I. 死...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8186 号

华文出版社出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 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 hwbs@263.net

电话: (010) 83086663 (010) 83086853

新华书店经销

华星印刷厂印刷

32 开本 9 印张 220 千字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 18.00 元



总有一只眼睛在盯着你（代前言）

○任之

一个人走在漆黑如墨的路上，周围寂静得如同真空，包裹着身体的是一份排斥不掉的孤漠。突然，一点光泽在你的前方无声无息地出现，你定睛看去，令你窒息的惊疑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躺在暗黑如墨的房间里，深夜浓浓的孤寂紧紧地包裹着你，周围如同坟墓一般静漠。突然，一声声轻微的沙沙声让你忍不住循声而望，令你窒息的惊疑立刻向你袭来：那是一只眼睛——一只泛着红色光泽的眼睛……

一个人……

知道了吧，无论你身处何地，也无论你是何许人也，你都躲不过这只眼睛，它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而且总是在你防不胜防的时刻出现在你的视野里。无论你怎么地自夸英雄，也无论你怎么地自仗胆大，在这只眼睛面前，如果你能够保持住全身不发抖，那就只能是在



你变成一具僵尸的时候——这绝不是危言耸听！

这只眼睛，就是“红瞳”！

“红瞳”系列悬疑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开了中国本土悬疑小说之先河。一直以来，我所听到的有关谈论悬疑小说的话题，几乎都是认为中国似乎是一个悬疑小说“匮乏”的国度。其实不然，中国的悬疑写手大有人在，只不过他们都没有“付诸行动”而已。当然，这种“没有‘付诸行动’”在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也已经成为“过去”了，中国的悬疑写手们已经到了“觉醒”的时候。这也同样不是危言耸听！当你登录网页，搜索“悬疑”一词，立刻就会有成百上千篇悬疑写手们的“原创”展现在你的眼前，而且在写手们的这些“原创”中，能够让你在阅读时内心感到七上八下的作品举目皆是。

网络上的悬疑小说，短篇居多，这就像是一种快餐，让你在阅读中获得你所希望获得的效果，其口味可以满足你。与网络的“快餐”阅读不同的是，我们的“红瞳”系列悬疑小说，注重于中篇悬疑小说集和长篇悬疑小说。这就像是一桌制作精美的大餐，可以让你细细品味。

对于长篇悬疑小说，中国并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空白，曾经也有几位作家先后出版了几部，但是其中的绝大多数之所以没有“火”起来，其主要原因就是本身的“火候”不够，这个“火候”就是悬疑作品本身所特有的、能够给读者带来感观惊疑和心理悬念的因素。如果



你读了《死劫》这部长篇悬疑作品，这样的遗憾就会消除了。我在这里且不去评价这部作品，因为，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最具发言权的是读者，因而，我们且让读者评价吧。此外，本次推出的长篇小说《黑梦》的作者，是两位女性写手。在与她们的交流中我得知她们这是“第一次写作”，但是让我惊讶的是她们的悟性与灵性，同时还有她们对悬疑作品的把握。她们携手打造中篇悬疑作品，而且是“女生悬疑作品”（当然这个定义也许并不恰当，姑且如此称道吧）。在我与她们的交谈中，她们那独特的视角和作品中所蕴含的对人性丑恶面的批驳与对美的追求，让我大为赞叹。我完全有理由相信，只要她们坚持写下去并且付出努力，成为中国悬疑文学领域的佼佼者将是理所当然的事。此外，还有让人读后惊怵难消的《魂不附体》……相信读者会从这些作品中获得特别的阅读享受。

说了这么多，那么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本土悬疑作品究竟如何？我想作品本身及读者的评价是最好的答案。我相信每一个阅读完“红瞳”系列作品的读者，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呀，这就是中国的悬疑作品，棒！

2004年3月12日于北京

第一章

1

十月的天气仍然沉闷而燥热，丝毫没有入秋的凉意，太阳悬在空中，显得苍白而遥远。

黑鸟成群结队地在繁茂的梧桐树顶盘旋着、尖叫着，叫声里透出怪谲的味道。黑鸟在其他地方极为少见，通体漆黑，它既不是乌鸦，也不是八哥，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名字，当地人只能取其色而冠其名——黑鸟。

黑鸟体似家鸽大小，嘴既尖又长且黄，鼻翼两侧横出黑羽数根，粗细如同猪鬃，双瞳赤红，人不得近其身，近则惹其鬼头鬼脑地张嘴向你走来，随即突暴怪叫而追啄。一般人不敢与其对视，那红瞳里射出的是阴森森的灵光。让人悚然惧怖。

黑鸟只有纤城才会有。

天气的阴沉并没有影响乔思佳的兴奋情绪。国庆七天的假期里，她要与男朋友一起出游栖霞山。

从上午八点钟开始，她就强行拖着男朋友孙阳波在纤城的各大超市里采购物品，要为明天的旅游做好准备。



孙阳波像是被人贩子押着的黑奴一般，除了两手以外，脖子上还让思佳温柔地挂了一个红色的小包；孙阳波走几步就要扭一扭、伸一伸那细长的脖子，尽量让脖子舒服一点儿。孙阳波一脸的不情愿，但是他却不愿让思佳扫兴，这是他自与思佳恋爱以来的第一次单独旅游，他很珍惜这次机会，以期有进一步的发展，在恋爱的绿草地上“讨个说法”或者“整点儿实事”来。

孙阳波与乔思佳在同一所学校里工作，都是初中部的教师。孙阳波在语文教学这块天地里横冲直撞了三年，却毫无建树，这多少让他感到有点儿沮丧；而在恋爱方面，孙阳波也同样没有让自己感到有兴奋的发展。虽然他对思佳健美的身体有着接近的渴望，可是，一旦俩人独处，思佳那傲然自若的神情却更让孙阳波变得拘谨滞泥了，每至此，孙阳波心里总是要念“思无邪！思无邪！”这三个字，所有的约会前的场景设计、情感独白都在瞬间灰飞烟灭了，留下的只有笑了，傻傻的。

也许是搞体育的缘故，乔思佳的脸上永远洋溢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对手里拎着的东西一点儿不感到吃力，相反，也许正是因为手里的东西才让她感到兴奋；同样，她也没有注意到越来越阴暗的天气，只是一阵突如其来的冷风从肩膀吹过，这才让她感到天快要下雨了。

“阳波，快点走吧，天好像要下雨了。”

“天是要下雨了，你看，那个旋风怎么老是在跟着我们走呢？”孙阳波突然停了下来，愣愣地望着远处，迷惘地问道。

乔思佳回过头来，注意到不远处的一个旋风在地面



转动着，树叶和沙尘被旋起飞舞，形成一个上大下小的漏斗形，一支黑色的羽毛很醒目地在漏斗形的中间站着，羽翎如浸在水中的头发般随波而动，虽是凌乱不堪，却泛着绿幽幽的光质，像是有一只无形的手在稳住着它一样，不偏亦不倒。思佳真切地看到羽管部位在滴着血！

思佳本能地抬起头来向天空望去，天空什么都没有，先前的黑鸟早已不知去向了，只有一大片乌云缓缓地 toward 思佳压迫过来。一股腐尸的气味由淡渐浓地钻进了思佳的鼻腔内，那是一股不容抗拒的力量，噎得她简直喘不过气来。

思佳觉得一阵恶心，不得不弯下腰来，一阵干吐，捂着胸口，喘着粗气对孙阳波道：“你看那支黑羽毛在滴血！”

孙阳波赶忙放下手里的东西，上前轻轻地拍着思佳的背，焦急地问：“思佳，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

思佳摇了摇头：“我没事，你看那支黑羽毛在滴血！”

孙阳波只是惊悚地看着那个旋风，旋风“沙沙”地响着。

乔思佳一把将孙阳波拉了过来，急切道：“别看了，我妈说旋风是阴风，邪得很，快走！”

孙阳波再也没有心思购物了，刚才的旋风让他感到有点害怕，这时，额头上渗出的汗水已经将眼镜滑向了鼻尖，他不得不停下脚来，道：“思佳，我们这是过江去旅游，又不是过江当杂货贩子，买这么多东西干吗？”

“要去几天的时间呢，吃的用的都得备好了，这是



我妈说的。”思佳边走边说，脚步也越来越快了，似乎要逃离那个旋风。

孙阳波嘟囔道：“都是你妈说，你跟我在一起时的那副样子也是你妈说的吧？”

“当然啦！有什么不妥吗？”

“没有，没有，我只是问问罢了。”

“我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难道遂了你的心愿你就开心了？你替我想过没有？自私鬼！”思佳不觉得放慢了脚步，故意讥讽揶揄着孙阳波，她知道他有贼心没贼胆。从母亲知道女儿恋爱的第一天起，就开始不停地为思佳的思想建立防卫系统了，说男人们总在得寸进尺。

孙阳波顿时羞臊愧怍起来，似乎心里的那点污垢肮脏的东西都让思佳看个剔透，赶忙倾了倾脖子，申辩道：“我哪里那样想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那些事情的。”

“什么事情呀？”思佳诡奇地笑着问。

孙阳波被问得越发局促不安了，只得讪讪笑道：“我哪里晓得是什么事情呀，别问了，赶紧买东西吧，看看还缺点什么没有？”

思佳见阳波这个样子，便也不再追问了。以前，她很喜欢看阳波尴尬时的模样，一个可爱的模样。但是，此时思佳实在是没有那份心思来欣赏男朋友的窘态了，她现在只想早点儿回家。思佳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是她不知道这种预感到底是指什么。

深夜，宁静而幽寂的纤城在黑暗里被一层一层湿漉漉的鬼魇紧紧包裹着，路灯在阵阵沙沙声中或明或暗，



灯泡不时发出“滋滋”的哀吟，大片大片的树叶在路面上惊慌失措地逃逸着。

当小瓷钟的指针准确地指向三点时，思佳在睡梦里被一阵沙沙声惊醒了。思佳睁开迷懵的眼睛，欠起身来向发出沙沙声的地方望去，只见窗帘上印着斑驳的白杨树的枝丫的影子，黑魑魑地在窗前摇曳着，窗帘在夜风中颤抖着。思佳挪身下床，准备将那开着的半扇窗子关上。当她走近窗台时，猛地瞥见一只黑鸟正站在树丫上，瞪着一双红红的眼睛引颈翘首地在注视着她。思佳顿觉一阵眩晕，呼吸困难，身子仿佛被一股巨大的力量一下子提了起来，将其置身于一座悬崖峭壁上，脚下便是无底的深渊。窗外的一切在思佳的视野里只有眼前这只诡秘的黑鸟了；没有声音，没有他物，耳膜充满了黑鸟在半空中行走的声音：

“沙沙……沙沙……”

巨大的黑幕里仅有一双赤目在向她闪动着灵光。

思佳一种求生的本能在惊惧中奄忽喷涌，但是当她伸出手去关窗子时，才发现自己的手与脚并不听从她的使唤，室内的一切在黑暗里变得晦暝而沉重。

“妈，妈……”

思佳大声地叫喊起来，然而，这样的声音连她自己也听不到。这时，卧室的门“吱呀”一声洞开了，思佳通过窗子玻璃并没有看到此时渴望见到的母亲身影，什么都没有；门外依然是漆黑一片。随着一丝冷飕飕的阴风在思佳的脖颈间划过，思佳蓦然惊视一双红红的眼睛出现在门洞的半空中，那刺眼的红色如同来自炼狱之火。



思佳不禁潸然泪下，极度的恐惧让她感到了死亡的临近。

“啊……”

思佳骤然间发出一声歇斯底里的叫喊后，轰然倒下。

2

思佳忽地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停地喘着粗气，一头的秀发冒出阵阵汗气味，额前的刘海已被汗水紧紧地贴在了脸上。

此时，早晨的阳光已透过窗子正热烈地照着室内的角角落落，窗外的白杨树上落着满枝满丫的麻雀，叽叽喳喳地正欢快地叫嚣着、戏闹着。

思佳定了定神，目光小心翼翼地将卧室里的一切巡视一遍后，方嘘出一口长气来：“什么鬼梦呀，吓死我了！”

思佳再回头一看小瓷钟，便大叫起来：“不得了，不得了，睡过头了，妈，妈……”

“怎么啦？”思佳的母亲出现在门口，伸头进来问。

“这都几点了呀，你也不知道叫我起来，真是的。”思佳边穿衣服边埋怨道。

“九点的车，现在才八点，早着呢，我是想叫你多睡会儿，饭早就做好了，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这么大呼小叫的。”母亲笑着走了进来，坐在思佳的床前，疼爱地望着女儿：“思佳，你的脸色不太好看，是不是身体哪不舒服了？”母亲关切地问。

思佳捋了捋头发，埋怨道：“昨天晚上做了一夜的



噩梦，吓死我了。”

“什么梦呀？”

“乱七八糟的，说不清楚，深更半夜的，一只讨厌的黑鸟在窗外的树上盯着我看，让人疹得慌！妈，我要吃饭了，不然就来不及了。”

当思佳背起旅行包，三步并作两步地冲下五楼时，孙阳波早已在楼道口等候多时了。

一辆小型面包车，停靠在白沙商场的绿色广场边上。车门大开，车内的五位男男女女正不时地向外张望着。一位老者有些不耐烦地对站在车门口的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问道：“于导游，你说的那位李记者什么时候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这时间可是不早了。”

“快来了，正在往这里赶呢。”导游小姐笑着应答道。

“于清，那你还是打个电话催一下吧，大家都等了一刻钟了。”一个中年男子走到车门处，弯腰探出半个身子，也跟着附和地说道。

“我说董洪大主任，李敏姐可是报社的记者，你要小心点哦，你在背后说她的坏话她可饶不了你哦，到时候给你们车间一曝光……”于清嬉笑道。

“贫嘴，我什么时候说她坏话来着了，都是你于清在说呀，打个电话吧，问问是怎么回事总可以呀。”

“我可是个跟你妹妹董莉一样正在勤工俭学的穷学生哦，大四的学费还没着落呢，又没手机，要打你打，反正你们这些科级干部的手机费都是报销的，不打白不打，就有劳你腐败一下吧。”于清边说边指董洪腰里的手机笑着说道。





“小莉早跑到九寨沟疯去了，哪还有心思勤工俭学呀，她要是有你一半的想法呀，我这做哥的就高兴死了。”

“你别管她了，你先管管你自己吧，我看你现在有点儿不对劲哦！”于清坏笑道。

“我怎么啦？”董洪不解地问。

“车上的那位裴莹小姐可跟你关系不一般哦！我们女孩子的眼睛可是雪亮的哦，要不要我对董莉说说？”于清眯着眼睛小声道，一脸神秘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她的名字的？”董洪诧异地问。

“董哥呀，我说你现在真是意乱情迷了吧，你们在旅行社登记意外保险时，谁是谁不是写得很清楚嘛。”

“你瞎说什么呀，她是我们车间的劳资员，我跟她没有那回事的，你快告诉我李敏的手机号，我来打。”董洪赶忙岔开说道。

俩人正说着，只见一位披着一头长发的年轻女子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边小跑边不住地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点事给耽误了，对不起，对不起……”

“别光顾着道歉了，快点上车吧，再过半个小时小河口的轮渡就要开船了，快上车。”

谁也没有注意到在马路对面的一株塔松顶上，一只黑鸟正赤目睽睽地注视着那辆小型面包车。

车内，众人坐稳，于清给每位发了一顶纤城蓝天旅行社的帽子后，道：“好了，人都到齐了，我们这次旅行栖霞山是自由组团的，有六个人，加上我和司机一共八个人，大家相互之间可能还有不认识的，现在就各自自报家门一下，以便在旅程中大家互相有个关照，我先



来。我叫于清，大三学生，是纤城蓝天旅行社临时导游，负责本次栖霞山之旅的全程讲解和饮食起居的服务工作，请大家多多关照，我还小，务必请大家让着我点。”于清说完对大家做了个鬼脸，笑着做了一个日式弯腰。

于清的最后一句话把车内的人都逗笑了，董洪指着于清笑道：“小莉就说你是你们全班的活宝，果然不错，我来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董洪，在涤纶厂工作。”

这时，李敏亦站起身，略带歉意地微笑道：“刚才让大家久等了，真是不好意思，我叫李敏，在《纤城晚报》社记者部工作。”

李敏身边的老者欠了欠身，举起手来，道：“我叫冯和，在职工医院外科工作，没事别找我，以后要是在医院碰到我，千万别对我说再见。”众人听罢皆笑。

“我叫孙阳波，是西大二附中初中部的语文教师。”孙阳波说完又指着身边的乔思佳说道：“她叫乔思佳，我们是同事，她是教体育的。”

于清笑着插嘴道：“看得出来，你们俩人是恋人，一位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的夫子，一位是田径全能的女飞人，这可是运动与智能的最佳拍档哦，相信我没说错的！现在只剩下一位了。”说完，就拿眼睛盯着裴莹看，看得董洪和裴莹都怪不好意思的。

“我叫裴莹，在涤纶厂工作。”裴莹微笑道，声音纤细而柔曼。

“裴姐的声音真好听，我喜欢！好了，最后该一位重量级的大师傅出场了——掌声鼓励！”于清一转身，很夸张地将手臂挥向了司机。



“小于尽拿我老头子开涮，我叫倪富杰，55岁，开了三十年的车了，再过两个月就退休了，路上要是有谁晕车就对我言语一声，我这里有晕车药。”

“好，那我们现在就出发了，用三天的时间要把栖霞山玩个稀里哗啦！倪师傅，摆驾栖霞山！”于清将手中的小黄旗一挥，龇牙咧嘴地笑道。

虽然上车不到几分钟，但是众人都觉得心里有点喜欢上这个活泼可爱的大学生了。

车子刚启动，乔思佳的手机就响了起来。思佳一看来电号码，就知道是妈妈打来的：“喂，妈，有什么事吗？我们现在上车了，喂……”

“喂，佳佳……”

但是，思佳后面的话再也听不到了，只有从手机里传出来的“沙沙”声，“喂，喂，妈，妈……”

“可能是车子开动了，信号弱了，过一会再打吧。”孙阳波见思佳一脸焦急的样子，便在一旁安慰道。

乔思佳的母亲想要把刚才看到的告诉女儿，她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那不是噩梦。但是，电话却无法接通，电话里只有“沙沙……沙沙……”声，这声音听来显得空旷而悠远，似乎是一个巨大无底的黑洞在吸纳万物时，通畅而毫无阻滞发出的声音。

然而，当乔思佳的母亲再次拨通女儿的手机时，手机里仍旧是这种可怕的“沙沙”声，思佳的母亲感到这不再是什么吸纳之声了，而是一种令人震悚恐惧的“吞噬”声。

思佳的母亲胆寒畏怖地将目光转向了茶几上那两根



黑色羽毛上，这是她在早晨思佳走后收拾房间时，在女儿房间的门缝里和窗台上发现的。这两根羽毛在她捡起时，都在滴着血。她知道鸟是无论如何也飞不进家里来的，因为每扇窗子上都有很好、很坚固的防蚊钢纱罩。况且，九月底她便不再允许女儿开窗睡觉了。

应该说，这是两根鲜活而又充满阴晦之气的黑鸟的羽毛，思佳的母亲从第一眼看到时就有了这种感觉。然而，更让思佳母亲感到惧惮的是：思佳窗子玻璃上的那个巨大的猛烈邪恶的掌印。那是一个没有指纹、没有肉质感只有骸骨框架的掌印，细长而尖利，如同爪一样，但绝不是黑鸟的爪印。掌印是从窗外按上的，没有人可以徒手爬到五楼的窗外，来按上这样魔爪般的手印的。思佳的母亲怀着极度恐惧的心情欲将其手印擦去，但怎么擦拭也不能将其从玻璃上除去，而且，每当再一次尝试着去清除的时候，思佳的母亲都感到有一股力量将她向窗外拉动着。

思佳的母亲惊恐地离开了思佳的卧室，扑向电话，她要阻止女儿的这次旅行，但是，电话里的“沙沙”声让她感到了绝望。

一种不祥的气息弥漫在整个房间里。

“佳佳……”思佳的母亲绝望地叫出声来。

3

思佳由于昨夜的噩梦而感到身体疲惫不堪，车子一启动，便昏昏欲睡了……

面包车在宁扬高速公路上疾驶着，于清风趣幽默的言谈常常把一车的人逗乐。孙阳波不敢大笑，生怕将靠